

孙北泽·著

The last
khitan

最后的契丹

我揭开她纯金的面罩……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THE
LAST KHITAN

最后的契丹

孙北泽 /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契丹 / 孙北泽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12

(中国原创历史悬疑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210 - 5

I. ①最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5925 号

责任编辑: 窦忠如 刘华夏

装帧设计: 首德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126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扫深庭兮冷屑香，
挽青丝兮旧样妆，
嗟薄命兮宁庶女，
枉托浮生兮枕梦凉。

知吾生兮旦与夕，
将剖心兮对影嘘，
欲罢恨兮坠日月，
又焉爱兮悠悠千古安可息。





石教授又回身看了一眼三座坟冢。

他这一生似乎注定是与坟冢在一起的。想一想，所有他记挂的，差不多都已在墓地中了。这像是一个玩笑。如果仅就他的职业而言，的确是在与墓地打交道——他是名考古学专家。不过那只是挖掘，要是再加上身后他所掩埋的这些坟冢，对于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完整的寓言了。

起先，孟子那句话他一直不能理解，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”。何以死后的追思要胜过生前的爱护呢？如今在他看来，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教诲。因为生前的种种，人们根本难以左右，唯有隔世的情怀，才可如此完整地堆砌保存。

不过，对于他还有一个例外。

远处礁石下，海边细碎的石滩上，丹丹在埋头搜捡着各式各样的小石子。她是这片肃杀寂寥的环境里唯一的点缀了。

已是清明时节，海岛似乎刚刚从冬眠中苏醒。海水沉重徐缓



地拍击海岸，好似刚解冻不久；林木可以称作郁郁葱葱，却又显得无精打采，在海风的吹摆下沉静内敛，毫无春日成长中的喧嚣张扬。海岛距离位于城市中心的港口只有半小时航程，然而它却安静萧瑟许多，本是旅游度假地的它，今年因为南方盛传的疫情，让游客减少了不少，更显得清静了。

立在山路边的林地防火告示牌刚刚换了新的，那上面的落款时间是：2003年3月。

老余正蹲坐在告示牌下等着石教授。他有一张海岛上典型的脸庞：黝黑发红的肤色、风蚀般的轮廓、刀刻般的皱纹。他是岛上土生土长的渔民，常年出海打鱼造就了他这铜像一样的容貌。如今海岛周边都在搞海产品养殖了，再不用辛苦出海讨生。而上了岁数的老余现在主要工作是身后的这片林地，已渐渐远离了风吹日晒的生活。

石教授来到他身边坐下。每年清明来这里扫墓之后，丹丹照例要下到海边捡石子，而他俩照例坐在这儿聊天。

“我终是要把这些都告诉丹丹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石教授照例又顿了一下。

“她今年15岁了吧？”老余接过话。

“快了。生日在8月份。”

“那时候也就该上高中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马上就中考了。”

海风习习地吹着。

老余停了半天才说：“那小周过去整十年了。”

小周是石教授的妻子，她正长眠于他们的身后。在她的旁

边，另外两座是齐教授夫妇二人的坟冢。

海风习习地吹着，却只能勉强吹到他们坐的地方，更多的气息是身后那寂寂的松林呼出的。林子太静了，衬托着海水如此聒噪。松林边的山路围着这座海岛蜿蜒一周。山路下嶙峋的礁石，在不知疲倦的海浪中，时而隐没、时而浮现。丹丹所在的那片碎石的海滩，则是经过这往复运动演化后的一片劫余。

海岛的名字叫“太后岛”，这是一个霸气且孤单的名字，因为周围没有“王子岛”、“公主岛”、“王妃岛”之类相伴。当地人说这个名字与辽朝的萧太后有关，但是石教授却考证不出两者的联系。他想，或许老百姓熟悉的太后只有慈禧太后和萧太后这么两位，前者不招人喜欢，于是便牵强附会上了萧太后。不管怎样，太后岛就这样霸气且孤独地卧在无休止的海浪中，像一块巨石接受着海水无尽的撞击和冲刷。尽管身下已粉碎成大大小小的礁石、碎石，但长满林木的山峰仍像一块完整的巨石，孤傲地等待着岁月的敲打和磨砺。

太后岛是石教授当年下放干校的地方。老余就生在这里，他比石教授小几岁，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。那时候贫下中农本来就是对他们进行“再教育”的老师，再加上老余是渔村里少有的几个能读报的，所以干校里开会学习，常会请老余来给他们读社论。老余也不怕笑话，乐得在其间和他们讨些墨水。石教授和老余的友谊由此开始。当然也包括齐教授夫妇。

齐郁贤与谢佳婉夫妇当年也下放于此。他俩是印尼华侨，在英国留学期间，适逢印尼国内政变和排华事件，毕业后于60年代末一起回到祖国。齐教授是生物学家，与石教授同校任教。齐夫

人是学校附属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。学校解散后，他们都来到太后岛上干校，虽然分属不同的“连”，但彼此的友谊正是在那时建立的。学校复校后，石教授与齐教授都回校任教。两家住在同一单元，关系变得更加密切。

丹丹正是齐教授夫妇的独生女。齐教授夫妇两人的经历坎坷，婚后一直未能育子。直到后来学校的生活工作环境稳定下来，1988年丹丹才出生。夫妻二人老来得女，欢愉之情自不必言。

然而命运弄人。谢佳婉生育丹丹时已属高龄产妇，产后患上严重的高血压及并发症，身体一直未能恢复，第二年，不幸离世。丹丹三岁时，齐教授出差讲学，不料所乘车辆遭遇车祸，齐教授重伤不治，殒命于异乡。

他们二人当年只身回国，海外亲戚早已零落，国内虽不能说无亲无故，但那只是在广东老家的隔代远亲。而石家与齐家相守多年，所谓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两家关系亲密，算得上情同一家。

丹丹未出生时，石教授已欣然做了义父。丹丹出生后，谢佳婉一直住院治病，齐教授多半时间用来照顾夫人，虽然请了保姆，但照顾丹丹的工作基本由小周承担。之后，谢佳婉去世，小周更充当了半个妈。齐教授出差，正是把孩子留在石家，由小周照看。而且石教授夫妇俩也膝下无子。于是由石教授申请、组织上同意、邻舍间称许、法律程序上通过，刚满三岁的丹丹便由石家收养了。

这正是石教授心头最大的秘密，也渐渐成了心头最大的负担。

“我终是要把这些告诉丹丹的……”他每年都会对老余这样说。老余也知道，他的下一句是：“我本想，等丹丹长大了，由小周来告诉她，可是……”



小周的心脏一直不好，也因此不能生育。她病逝那年，丹丹才六岁。到今年整十年了。

石教授掏出烟来，递给老余。老余摆摆手，指指身后的告示牌。“这山林归我管，我能带头在这儿抽吗？”

石教授笑了：“那你又要姑息我了。”

老余无奈苦笑：“今年的确要留心了，打去年入冬就没降过雨。”

差不多是把齐教授夫妇安葬于此的同时，老余开始负责这片山林。十几年来，石教授每年清明都会过来，老余每次都会相陪。想到此，石教授不禁又要感慨，当年他们在干校所忙碌的，无论是菜园还是试验田，都已烟消云散，留下的只是一段段怨恨彷徨的记忆，最多不过是给这里添了几堆坟冢。然而那也是全靠老余张罗。

也许老余在心里问过：不知还有多少冤魂要来占用他的林地？

起码还有我自己，石教授心想，小周身旁那块空地，正应该是自己以后的栖身之所。把他们三人都安葬于此，是自己的主意。

我们四个人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个海岛让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最终我们将身体的残余和魂魄都安葬于此，彼此相邻。

二

平静的海面足够宽广，近黄昏的日头尽情地在上面投射着绚丽的光影。西面的天空被整个暖色调浸透着。海天之间辉映着各



自的五光十色。在这大笔触、大色调的画面里，所有的景物都那么渺小，细碎的波纹、疏落的海礁，以及任由海风勾起的心绪。

石教授掐灭烟头，吸进最后一口烟，压住了一阵上溢的心酸。

看看老余，他也许久没说话了。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是远处山路之下树丛掩映中的一排房舍，那是果园周边的农舍，此时已袅袅地升起了缕缕炊烟。

“我们该走了，不然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。”

说着他俩站起来。

“总是怕误了上船，所以每次也去不了我家吃晚饭。”

“是啊，干脆哪次晚上就睡你这儿，第二天再走。”

“今天就可以呀，明天不是星期天吗？”

“今天不行了，和人约好明早在学校见面。”

他们一边走，一边招呼着海边的丹丹。

走过山路、穿过果园、翻过石桥，不远处就能看到老余的家了。去码头的路上，总要经过老余的家。

“那棵牡丹长得那么高了？”

石教授指着老余家房前的一株植物。从枝叶看就是牡丹，可是颇为高大，顶端几乎遮蔽住窗台。他每次来都会关注它，因为那算得上小周和谢佳婉共同的遗物。当年，谢佳婉弥留之际，除了将丹丹托付小周，还把自己养在医院办公室的一株盆栽牡丹也交给小周。谢佳婉去世后，小周和石教授将此花视作丹丹第二来养护，奈何这位丹丹成长过于迅猛，很快超出盆栽的范畴。两人认为谢大夫在育人方面是专家，养花方面却非能手，一定是选种有误。由于楼房中承载不下它了，石教授便带到太后岛上，希望

移栽在谢佳婉坟旁。但老余护林有责，松林里不能培植其他植物，于是最终落脚在他家院中。

“那可能不是牡丹，也不太像芍药。因为阳历五月开花，村里有人叫它‘五月花’。”老余说。

石教授摇头，认为太牵强。

“花很漂亮。不过你每年只在清明节来，所以看不到了。”
的确是个遗憾啊。告别老余，石教授和丹丹向码头走去。

每年只在同一时间来，看到的只是同一景色，的确是个遗憾。可是如果全程观察一个人的成长，却也很残酷，比如丹丹。

丹丹不太爱说话。却不是天生就不爱说。他是看着她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，变得如今这样落落寡欢、沉默不语，甚至有些冷漠的。这或许和她的年龄段有关系，或许她仅仅是不太爱和他说话。

这是困扰石教授的一个问题。他一个人拉扯丹丹成长不易，虽然有自己妹妹帮忙，但丹丹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单亲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况且自己这个单亲，心理上还有巨大的包袱。可能正是这个心理包袱，造成自己对她溺爱的担忧，因此才反方向做得过头。他常想，也许自己对她的要求过于严厉，在她还应撒娇的年纪，对她可能只有控制，而缺少一些放纵。

要是小周在世，可能就要好些。她是很本性的人，懂得什么应该放任些、什么应该随便些。她在的话，肯定对自己是个补充。

这还用说吗？想到这儿，石教授觉得自己好笑。这不是明摆着的嘛。



回去的船要走半个小时。船舱里空空荡荡。开春以来，南方流行疫病，这里虽然还没有病例发现，但仍然深受影响。本应游客如织的周末，此时却冷冷清清。

船头舱偌大的坐席上，只坐着一家三口，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。男孩手拿着机器人一类的玩具，呼啸着向着爸爸发起进攻。爸爸颇具技巧地一边自卫，一边享受着他们之间的嬉戏。妈妈可能有些乏了，她只是坐在一旁，含笑旁观。不时伸手及时拉扯一下孩子，既防他跌倒，又给爸爸一个喘息。所有的一切都是石教授羡慕的。他既缺少爸爸的技巧，也没有孩子对他的纠缠、撒欢儿，更没有妈妈的扶助和调控。

丹丹也无声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家，她脸上没有表情，甚至眉头有些微皱，似乎略微嫌弃小男孩的吵闹。然而那关注的神情，却显露出被这热络的家庭氛围所吸引。

小男孩终于玩累了，枕着妈妈的腿，在舱椅上睡着了。

丹丹显然也有些困了，她垂着头，一不留神，头就栽下去，然后猛然抬头没有睡过去。

石教授示意让她靠着自己眯一会儿，丹丹摇头说不睡。然而，最终她还是睡着了。石教授听到她睡着前，嘟囔地问他：

“妈妈是怎么得的心脏病？”

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歪着头无声无息地睡着。头发从她圆滑的脸庞上垂下，发梢垂在微翘的鼻尖上，随着她静静的鼻息轻飘着。这时可以从侧面清楚地看见她美丽的长睫毛。

他常想那应该是小周的功劳，小周生前曾给丹丹剪过眼睫

毛。想到这儿，他又笑了。这是他能记起的小周为丹丹做的几件事之一。

她为什么会突然问起妈妈怎么得的心脏病？以前她问起她的妈妈在哪儿？他会说在另一个世界；再大些，他会回答说妈妈死了；再后来，她会问妈妈怎么死的？他说得病死的；得什么病死的？得心脏病。这似乎是青春期之前孩子的终极提问和答案了。而现在，这样的答案已经满足不了她了。她需要的是有前因后果、缘起缘灭、逻辑通畅、细节合理的答案。

在丹丹心目中，“妈妈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记忆呢？或许仅仅是每年清明渡水去看的那个坟堆。她想知道答案，却不了解石教授的心意。什么时候才能让她明白那三座坟墓的不同意义呢？

就在今年吧，石教授心中给了自己一个决断，就等她中考过后吧。

沉睡中的丹丹，一只手紧握着她刚捡的石子——每年来海岛扫墓，她都会从海边捡一些漂亮的石子，然后在码头上等船时，再从中选出最好的一个带走——另一只手则不知不觉抓着石教授的手指，这很让石教授小心翼翼。丹丹从小睡觉就习惯抓着枕头的角，为此直到现在她睡觉时还要专备一个小枕头，供她抓握。这个小枕头打小被称作“尖尖”。现在睡熟的丹丹下意识地抓紧他的手，说明将他的手指当成了“尖尖”，让他回忆起丹丹小时候小手那肉肉的感觉，也让他相信丹丹平时的冷漠或许只是青春期的原因。

他把视线投向船舱窗外。海岛的轮廓渐已变小，对岸城市的



天际线在晚霞的烘托中熠熠生辉。翻飞的海鸟随船逐浪而行，一声声地欢叫着。无论是城市还是海鸟，在这黄昏时分，似乎仍有散发不完的生命活力。

可是对于他来说，生命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前方的目的地？是窗外的风景？是正握着自己的小手？还是身后的那些坟冢？

窗外绚丽的天空让石教授发起了呆，渐渐地他也闭上了眼睛。

……

我揭开她纯金的面罩。

三

我揭开她纯金的面罩。

……

这时候真想念外面干燥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……

一只展翅的凤鸟停在镀金的银钗之上。

透明的液体浸泡着她层层锦衣。

细数耳坠上大大小小的珍珠与琥珀，却数不清胸前金丝连成的串串璎珞。

龙纹簪花的腰带上，挂着镂空的金荷包，桃形的镂花金片上满是缠枝的忍冬。

那手腕上鱼纹的金镯，两端的禽首互相咬合。

小心掰开戴满戒指的手指……

喔，她竟然紧握着那“五毒”的玉璧。

.....

我渐渐难以忍受腐败的气味，想把她抱出这阴湿的墓穴。贺

兰山下的戈壁滩上，千年后的阳光可以照清她的面庞……

这是谁的梦？

“爸，爸。”

是丹丹唤醒了石教授。船已经靠岸了。

我怎么又做这个梦了？可能是明天的约会让我又想起了这些。

跟着丹丹登上码头时，石教授还是有些迷迷糊糊，没完全清醒。

明天要和他见面的是省物证鉴定中心的方济峦研究员。物证鉴定中心是省公安厅下属的一个技术科研部门，和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系统，所以方济峦刚和他联系时，石教授有些纳闷。后来才了解，原来基于刑侦的需要，方济峦这几年运用计算机技术，根据解剖学的解剖结构复位理论，建立了一套可以给尸体进行面容复原的“人像模拟系统”，甚至是已经腐烂的尸体或者头骨。当然他的这套容貌复原技术主要是为刑侦工作服务的。方济峦自称是历史爱好者，于是想到将这项技术用到考古上，自从给新出土的明代女尸进行了容貌复原后，深受媒体欢迎，为枯燥的考古新闻增添了色彩。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，意在将国内所有著名的古尸都进行复原。明天便是来向石教授借他那具西夏女尸资料的。

走出客港，就是市中心的街道。傍晚时分的城市，一边贪婪地吸吮海风中的清新，一边宣泄着华灯初上前的躁动。夕阳的红霞与闪烁的霓虹组成一段优美的和弦。石教授和丹丹并肩在人行道上漫步。反正不赶时间，丹丹又是刚睡醒，精神很好，两人于

最

后

的



契

丹

是一声不响地一起选择了走回家。

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，丹丹乐得默不作声地去欣赏，而这些喧嚣根本就没有进到石教授耳朵里，此时他已经又神游到了贺兰山下……

那是 16 年前，1987 年春，石教授借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工作。一天下午，他被馆长叫到办公室。

“哦，老石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。”

石教授面相生得老气，馆长虽比他年长，依然称他“老石”。馆长指着从椅子上站起来的一位军人介绍道：

“这位是盛营长……”

盛营长身材魁梧、方正面庞、皮肤黝黑，他敬礼握手，主动接过话：“我是兰州军区某部工程师二团三营的盛国刚。”

他是个大嗓门，那口音让石教授一怔。随后石教授自我介绍后，询问来意。

“是这样，我们部队正在银川西面修建一个军用机场。就在今天上午，做工程地基时，战士们挖出些东西。我们怀疑可能是墓葬。”

“为什么怀疑是墓葬？”

“因为已经挖出骨头了，还有许多陶罐之类……”

“你说你们在银川西面？具体什么位置？”

“泉齐沟、西干渠一带。”

“王陵的北面。”馆长插话道。

馆长说的王陵就是西夏王陵，它位于银川市西 30 公里处，贺